

# 金盏花遍地开放

武亚中

我读小学二年级时，家里有一本大型文学杂志，封面封底已经破损，好像是《收获》或《清明》之类的刊物，里面有一篇大概名为《重归第利厄》的小说，写的是居里夫人和她的启蒙老师之间的一段情缘。

女教师暮年时得到一笔来自居里夫人玛丽亚赠予的款项，由于这笔资助才使她得以从波兰华沙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——法国一个叫第利厄的地方。成年后离开波兰去法国巴黎求学的玛丽亚，一直记得童年时的启蒙老师和她眸中的热切和落寞，心中回荡着老师歌唱的那首法兰西著名的思乡歌曲：“燕子你飞到了什么地方？可曾看到我亲爱的家乡？太阳下马群在泉边饮水，迷人的金盏花遍地开放……”

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心存侥幸又在网上搜了一下，竟意外找到了这首民歌，而此前我一直都没找到，以致于酝酿多次都无法写下去。隔着四十余年的光阴，记忆是零散的，比如我记不起女老师的名字，能记得穿着连衣裙的玛丽亚的金色卷发和蝴蝶结……感谢互联网弥补了我记忆的空白。

长久以来，歌词中的金盏花我不知道是什么模样，只想着它应该有着阳光般的颜色，好在有“形色”之类的软件使我得以识别。原产于欧洲的金盏花，作为观赏草本花早已在城市里随处可见，遍地开放，那是法国女教师的金盏

花，也是玛丽亚的金盏花。岁月仿佛设置了无数谜题，在未来中逐一被破解，众多的碎片构建成生命中的刻骨铭心。那本文学刊物早已不知所踪，那篇小说我甚至也有些恍惚，只是女主人公玛丽亚终生都没有能够回到故国的非凡经历，如同她的眼神一般深邃。虚构与真实都给我一种时空倒错之感。

有一年初夏，夕阳下的乡间有大片的野花在风中摇曳生姿，我听到风掠过的声音，众花无语，却对着天空、大地倾吐无尽的依恋和热爱，有天苍苍，野茫茫之境。这时候，“迷人的金盏花遍地开放”的歌词突然跳了出来，法国思乡曲里的画面也应如此一般吧，美得令人心醉，用鲍尔吉·原野的文字表达，是“蜜汁一样的暮色流淌在它们饱满的肢体上”。在这个生动的画面里，烘托出一个宏大的乡愁场景，引领我的思绪流入童年。

记得读《重归第利厄》的时候，我家还住平房，青砖墙体，千片万瓣的鱼鳞瓦，经年累月供雨水敲打和落雪覆盖，任惊蛰、白露、霜降这些节气在窗外飞逝。门前有个很大的菜园子，归家属区管理员老宋和我家共有，园子里爬满了丝瓜藤，种了一些鸡冠花和凤仙花，这些花卉士兵般守在篱边，紫梅豆藤蔓在篱笆上攀爬缠绕，开着羞怯的小花，豆荚翩翩欲飞若紫蝶。夏天的时候，丝瓜藤上黄花此起彼伏，仿佛一夜之间就

挂满了丝瓜，怎么也摘不完。炒熟的丝瓜我一直感觉像肥肉，以致后来许多年都不怎么吃。凤仙花盛开时，我和小玩伴们一起摘下花朵，掺了明矾碾碎，敷在指甲盖上，采了梅豆叶子包裹上，第二天指甲就染红了。“即使时光流逝，太阳西沉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即使那横穿荒野的小路迷失在暮色苍茫里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要害怕，前面盛开着凤仙花的篱边，就是我的家……”此去经年，那时盛开在篱边的凤仙花早就枯萎凋零了吧？篱边的家是再也回不去了，像那些逝去的年月。

回忆如同暮色，蜜汁一样流淌。“内心深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，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，正是因为这种功能，我们对过去记忆犹新。”——马尔克斯如是说。

昔年在我的注视中渐行渐远，记忆飘回那个绿叶葳蕤、繁花盛开的夏天，童年的我手捧文学刊物，深深痴迷于小说《重归第利厄》。往事早已埋藏于心底，它不止一次将我睡梦中轻轻惊醒。岁月辽远而深沉，遍地开放的金盏花色泽明黄，花瓣紧密如盆似盖，有着阳光的颜色，燃烧的颜色，象征离别和怀念，宛若莫奈的印象派画作。

歌声飘飞，花落花开，充溢着丰沛的诗意和时间的庄严流动感。一切的美都具有巨大的加持力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是疗愈残缺的唯一良药。

# 马年植树感怀

华玉琳

春风翻过故道的堤岸，  
把泥土的腥甜，吹进我的掌心。  
铁锹落下，不是在挖坑，  
是在为大地缝补一道未愈的伤痕。

油松挺直脊梁，像沉默的守望者，  
牡丹低垂着，把红藏进根须里。  
榆叶梅不问季节，只管开，  
杜仲的皮，藏着千年的药香，  
枫的叶，是秋天写给春天的信。

我们种下的，不是树，  
是时间的锚，是风的故乡，  
是未来孩子能接住的一片阴凉。  
我听见土层下，根须在低语：“别怕慢，别怕孤单，我们用年轮，记下每一滴汗。”

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中，  
系在枝头，像一面不落的旗，  
风一吹，就响成一片春天的回音。  
树苗不会说话，  
却用生长，把我们的名字，  
刻进大地的骨血。

多年后，当城市长高，  
当车淹没童年的田埂，  
你会在某片林荫下，  
突然闻到——  
那年三月，阳光晒热的泥土味，  
和你，亲手种下的，  
不灭的温柔。

# 云龙山下景更浓

赵作奎

四月的彭城，满眼绿色。云龙山下桃花绽放，山顶松柏参差，勾勒出一条巨龙身姿。

走到云龙山西门，迎面是“云龙山”三个鎏金大字，青龙盘柱，头拱迎风，端庄、大气又不失幽雅。我踏着蜿蜒曲折的石阶，用脚步丈量着古城的岁月，想寻觅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。一色杏花三十里，新郎君去马如飞”的诗韵。

我刚想往山上走时，突然感觉心跳加快，心慌、手颤、腿软，身上还出了虚汗。可能是早上没吃饭，血糖低了，我急忙往回走，想到山下买些食物。我沿着中山路东侧人行道往北走，心慌无力时，只好停下来暂时休息。这时我看到一个招牌“院里有快餐”，急忙走了进去，绕了几个弯，远远看到一个卖东西的小屋，心中不觉有些欣喜，准备买杯糖水。

女主人正在屋外躺椅上看手机，粉色遮阳帽、一身防晒衣，见我进店便起身迎过来。我要了瓶水，顺便向她打听，周围哪有卖吃的。她想了一下：“周围近距离没有卖吃的，因为这里不让卖，你是饿了吗？”她微笑着望着我。我忙答：“早上没吃早饭，现在心慌的很，可能是血糖低的事吧。”“哦，是这样啊！”她说着话，忽像想起了什么：“这样吧，你给我看下店，我到厨房给你煎个饼，十来分钟就好了。”

“你们卖饼吗？”我问了句，她的笑声却更大了：“哈哈……不卖！送给你吃的。”我突然感觉有些不自在，连忙说：“谢谢！不想麻烦您了！”

“不麻烦！不就是一个饼的事吗，如果你路上晕倒了，更麻烦了。我们都是有情有意徐州人。”她笑着说，转身向院里走去。这时，我才胡乱地用眼扫了一下四周。院子虽不大，却布置得井井有条，有一个月亮门把院子东西向隔离开，院内直对门的是厨房，南面是几间平房，出门朝北，院里有几盆我叫不出名的花，各自竞相开放，散发出阵阵芬芳。院外靠南一角是她的售货亭，北边一角，是一个不大的盆景园区，几层高低不同的怪石上，摆放着几种姿态各异的花树，地面青草茸茸，点缀着这片天地，再加上几块奇石堆成的假山，和从皮管里流出的清水，真是一个浓缩的山水园林，幽雅中还透着点诗意。看得出女主人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。

正当我遐想之时，女主人拿来了煎好的饼，她脸上依旧挂着微笑：“尝尝口味怎么样？”我接过饼，轻轻咬了一口，酥脆的外皮与柔软的内里在口中交织，淡淡的葱香和恰到好处的酱料味道让人回味无穷。里面还特意加了些糖，我点头称赞：“你手艺真不错！”女主人的脸上一时羞涩得像桃花，绽放着美丽。

我们坐下来聊了很多，她的话语透着对生活美好的追求。有对情侣来买水，她起身去照顾生意，我也吃完了饼，感觉身体好了许多。我拿出一张20元的纸币，用石子压在椅子上，悄悄离开了。我刚走没多远，她从后面追了上来：“你留钱干什么？”语气中明显带点生气。她把钱一下塞到我的口袋里：“下次有机会再来，我还请你吃饼，徐州欢迎你！”说着话，面露笑容转身快步离开了，她的身姿融入了山下的风景中，使徐州这座古城，更显得美丽。

# 一叶茶香

杨卫中

春日里，山醒了  
茶芽怯生生地探出脑袋  
顶着阳光、清风、雨露  
打量着周遭的世界  
酝酿一生的心事

采茶女指尖的温柔  
掇取懵懂的青涩  
历经淬炼，筋骨重塑  
生命的褶皱中蕴满沧桑  
把醉人的馨香悄然收藏

方寸的杯盏里  
盛下从枝头到舌尖的旅程  
沸水的问候  
叶片瞬时褪去一身的疲惫  
重归山野的鲜活、光亮

水中的叶子  
拼尽全身的力气  
把积攒了一生的滋味释放  
氤氲的茶香里  
叶片把日子过成了诗

